

# 广东围棋新锐傅或： 棋路漫漫， 不下让自己后悔的棋

独家 专访

上周末，第39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在海南收枰，来自深圳的傅或夺得季军，并帮助羊城晚报广东东湖棋院队获得第4名的佳绩。由于个人前两名都曾是职业棋手，因此傅或将代表中国参加明年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借着比赛的间隙，羊城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自己击败世界冠军的经历、对AI的看法，以及在职业和业余的边界之间，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围棋之道。

## 4战晚报杯， 他终于“走向世界”

创办于1988年的晚报杯，是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业余围棋赛事，被誉为“中国围棋半壁江山”，古力、时越等世界冠军都从这里走出，能在该项赛事中脱颖而出，是对业余棋手实力的最高认可。这是傅或第4次征战晚报杯。本届赛事，他交出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晚报杯答卷——13轮激战10胜3负，斩获季军。由于前两名均为前职业棋手，根据规则，傅或获得了代表中国出战下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资格。

谈及本届晚报杯的征程，傅或印象最深的便是与冠军陈扬的对决。那是第12轮的榜首之争，彼时两人分列积分榜前两位。“这盘棋从头到尾我都没什么机会，不管是技术还是心态，陈扬老师都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复盘时的傅或格外谦逊。

就像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昊所说，晚报杯的竞争强度不输职业比赛。傅或直言，业余赛场藏龙卧虎，“拿到季军

不是终点，接下来要针对性打磨中盘控盘和收官短板，力争在世界业余锦标赛上展现中国业余棋手的实力”。

4战晚报杯，刚走出大学的傅或，终于要“走向世界”。去年11月，傅或在韩国国务总理杯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公开组七战全胜夺冠，但明年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才是真正的“业余围棋王冠上的明珠”。傅或说，自己现在还来不及想目标，“先补齐技术的短板，把实力再提升一个台阶。”

## 力克王星昊， 他称是心态制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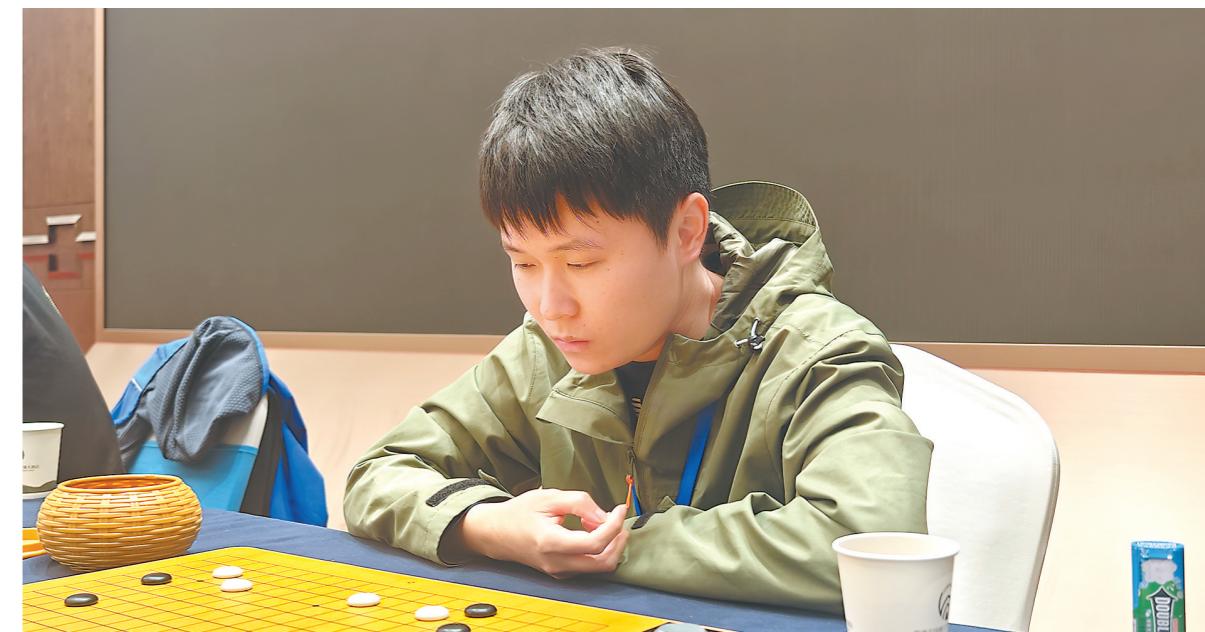
傅或在晚报杯的表现，其实并没有令外界感到太多惊讶。过去这一年，他成为业余围棋界最耀眼的棋手之一。去年5月的黄河杯，他以11连胜的全胜战绩强势夺冠；十五运会群众赛事围棋项目，他更是爆出大冷，不但两度击败职业棋手，其中还包括力克当时中国围棋等级分第一人、职业世界冠军王星昊九段，帮助广东队斩获分量最重的全民团体组冠军。这一战，打破了大众

对“业余不如职业”的固有认知。

说起黄河杯的夺冠之旅，傅或笑着说，得感谢自己“把论文及时赶完了”：“当时我刚写完论文，赛前一个月基本没怎么训练，报名后还挺后悔，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不训练想进前20名都难。但同样是因为赶完了论文，心态比较放松，虽然刚开始几盘有点波折，后面状态很快就起来了。”

对于十五运会与王星昊的焦点对决，傅或至今记忆犹新。“客观来说，我俩的差距很大，他让我一个贴目都绰绰有余。赛前，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我，包括我自己。对局中，他避开对方擅长的激烈对杀，以稳健的布局掌控节奏，中盘阶段精准抓住对方的细微失误，一步步扩大优势。傅或每一步都精准拿捏目数，最终在紧张得令人屏息的官子大战后，以1/4子的最微弱优势锁定胜局。”业余棋手对阵职业棋手，心态比棋力更重要，我们没有成績压力，反而能放下包袱，专注每一步棋的取舍。”傅或说。

十五运会的夺冠与爆冷，让傅或被更多人熟知，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围棋的初心。“从来没想过靠击败职业棋手来证明自己，下棋的初衷就是热爱，这份荣誉



傅或

只是附加馈赠。”傅或说，“坐在棋盘前，不管业余还是职业，大家都是纯粹的棋手，唯一目标就是下好每一盘棋。”

## AI加持， 他没忘记下棋初心

在傅或看来，如今业余棋手与职业低段棋手的差距正在缩小：一方面是业余赛事增多，棋手对局量大幅提升，实战经验愈发丰富；另一方面是AI的普及，让业余棋手能接触到顶尖棋理，棋艺提升速度得以加快。

如今的围棋界，AI早已成为棋手们不可或缺的训练工具，从职业顶尖高手到业余爱好者，都在借助AI复盘、学习，傅或也不例外。晚报杯每轮赛后，他都会用AI拆解棋局，寻找最优解。在他看来，AI对围棋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更是正向的，它打破了棋理的壁垒，让普通棋手也能触摸到围棋的天花板。

“AI就像一位全能老师，能给出最精准的落子建议，帮我们跳出固有棋思维。”傅或说，尽管如此，他不会刻意去记AI的变化。“围棋这项运动，不管对哪个水平的选手来说，都是一个探索的

过程。相同的棋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下，最好的下法往往截然不同。这是围棋最吸引我的地方。AI只是工具，不能替代棋手思考，围棋的魅力在于棋合一的决策，临场心态、应变这些，AI都替代不了，不能被AI框住风格。”

近年来，有不少职业棋手“退段”转战业余赛场，本次晚报杯的冠亚军就都是职业棋手。对此，傅或有冷静而理性的思考：“职业段位是棋手的终极梦想，但现在大家更务实了，退段不是放弃围棋，反而是对这份热爱的坚守。既能收获奖金，又能保持高频对局，‘以棋养棋’，这是双赢的选择。但说到自己，傅或毫不犹豫地表示：“能在业余比赛中向这些前职业棋手学习，是很好的机会。但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未来想冲一冲职业。”

2019年第一届广东省围棋联赛，17岁的傅或作为深圳队主将，以7战全胜的成绩帮助团队夺冠。去年黄河杯夺冠、晋升业余八段之后，他来到了业余围棋的顶端，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是新的抉择：继续当业余棋手，还是尝试成为一名职业棋手。“十五运会之前，我本来想大学毕业后去教棋，但全运会的成绩给了我惊喜，现在会在杭州围棋学

校（国内唯一面向社会招生的全日制公办棋类学校）训练一段时间，大概率会冲击一下今年的定段赛。我想看看自己跟职业棋手的差距在哪儿。”

与此同时，中国围棋协会也在积极打通职业和业余的比赛通道。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昊在晚报杯期间举行的围棋发展研讨会上表示，会通过赛事分级分类，设置一些不设职业/业余壁垒的赛事，也会为新入段职业棋手设置缓冲期，允许他们继续参加业余赛事。2025年举行的首届嘉兴周懒予杯赛等多项赛事，就提供了职业和业余高手同台竞技的舞台。

傅或的棋风，布局稳健，中盘主动。如今，来到自己围棋生涯的“中盘”，他再一次选择了主动出击，冲击职业段位。2018年8月，在全国中学生围棋团体赛闭幕式上，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傅或被柯洁九段选中，两人联手和其他世界冠军与中学生的组合对抗并获得了胜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和柯洁会在职业赛事中重逢。这一次，不是联手，而是对手。

“棋路漫漫，一定要全力以赴，不下让自己后悔的棋。”傅或说。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 君子喜气洋洋

那一年，大雪节气，换了把新紫砂壶。

壶身一面隶书落款：晴帆影，另一面是手工雕刻的山水意境图。壶把手和壶嘴都是如意纹饰，出水流畅。

初泡，是陈皮白茶。用山泉，味道果然更佳，回甘持久。

在空白书签上，用毛笔以大篆字体写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南方晴朗天气居多，这里没有雪。

前一晚下雨时，在室内练瑜伽，听讲诸子百家的故事。讲到孔子和

一众弟子被困陈蔡之间，断粮七日。弟子议论纷纷，先是子路进来对老师说，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是我们不够仁义，不够诚信吗？

孔子说，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有很多，不独我们。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

接着，子贡进来说，夫子之道至大，但天下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老师您能否降低一下标准和要求，稍微妥协一点呢？

孔子回答，君子行仁义之道，不需要全社会都能懂，都能容纳。你的志向还是要远大一点。

还是颜回最明白老师的心思，他

说，不容，然后见君子。意思是，正是不为诸侯所重用，才证明我们是真正的君子。

孔子对颜回的话给予大大的称赞。说有这样的弟子，可谓三生有幸。倘若你有很多财产，我愿做你的贴身管家。

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孔子仍弦歌不辍。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弟子们坚定信念，共渡难关。

大概这样的时刻，是对一个人真正的考验——是否真的相信，真的坚持，同时，又能在低谷看到希望？

果然，第二天就是阳光普照，蓝天白云如诗如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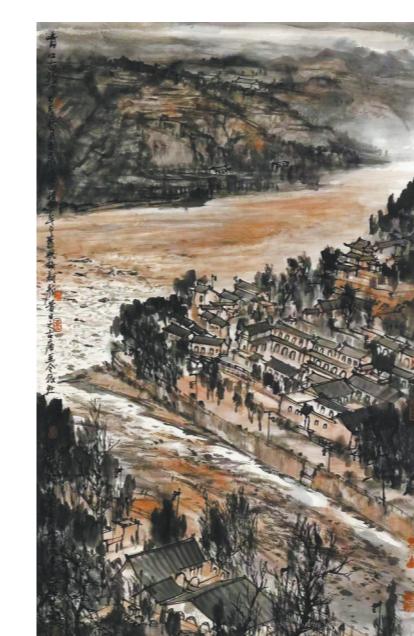
坐在阳台上，在雕刻有红竹印纽的印石上，绘出古羊图案，在边款刻上《诗经·君子阳阳》中的诗句：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且只！君子陶陶，左执翫，右招我由敖，其乐且只！

看似困难的处境，也挡不住君子喜气洋洋，何况活着本身就是欢喜，无关乎外在的境遇。

沿着河岸散步。

树是悠闲的，花是悠闲的，火焰树和橙红的火焰花依旧鲜亮，粉红的三角梅依旧纤巧，紫荆花依旧大美，香蕉树的果实饱满如初。

如此热烈，如此新鲜。



碛口古镇(纸本设色)

□陈水兴

# “床前明月光”里的“床”

□唐炳佳

大家都喜欢古典诗词，但要说流传最广远，可以说无人不知的，可能非李白的《静夜思》莫属。整首诗短短四句二十个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深蕴游子对故乡无尽的情思。

大致是李白出蜀东游“散金三十万”之后，他在一个清秋之夜辗转难眠，忽对床前一片月光产生错觉，疑为“地上霜”。待抬头朝窗外望去，见天空挂着一轮皎月，才知道那是月之清辉。他低下头来，想到千里之外的故乡——照在故乡的不也是这轮明月吗？当然亲友现在怎么样了？真让人思念啊！于是诗便随口流出，并无什么斟酌推敲，即“不用意为之”，却语浅情深，委婉动人，成为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家喻户晓的绝唱。2015年“世界诗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挑选6首诗印

成纪念邮票，李白这首《静夜思》便成为唯一入选的华文诗。

近日有一篇网文，洋洋两千余言，大谈李白是在“井栏”而非“床前”看到明月光的。有人认为这是多年前“马扎”说的翻版——二十几年前，有一档电视节目上抛出此“马扎”论，认为古人的“床”并不是指睡觉的床，而是指“胡床”“马扎”之类；且古人卧房深而幽，难有月光照进来。还进一步发挥想象，说诗中的“明月光”是诗人在庭院中坐在马扎上看到的。此论一出，引起不小反响。若干年后，又有一知名学者在一册唐诗鉴赏大著里，亦作“何处明月光”谈。他虽并不完全认同“马扎”论，但也觉得月光照不到床前，这应是诗人伫立床前，透过窗棂看到洒在庭院中的月辉而成诗的。

不管坐马扎还是倚井栏，所看到的都是满天满地的月色溶溶，怎么还

会疑作地上霜？还有什么诗意可言？只就古代房舍能否入月，拟录几段古诗供参考：汉魏时曹丕的《燕歌行》中有“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直言明月照在空房的床上；南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秋歌》中有“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飖。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亦言在闺房里能透过窗户看明月；再看《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也书及明月照到罗床帏。须知，这都是在李白之前的古诗，还能说古代的窗户照不进月光吗？

所以，读古诗当在其创作氛围和艺术境界着眼，“捕捉诗心，传神刹那”，并非钻得愈深愈好；有时钻过了头，反把一首韵味无穷的好诗弄得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

“年”是一位虽然慵懒却忠于职守的更夫，不管风吹雨打、花开花谢，无论热闹冷孤、云卷云舒，当三百六十五轮落日随彩霞翻到山的另一边而去，它就开始很用力地敲响游子回家之锣。

在“年”面前，不能不自问：家是什么？家在何方？

很小的时候，以为家是白天清香可口的米饭和黑夜中妈妈不息的江南童谣，是只有过年时才可以坐在桌前满足食欲的大鱼大肉；读初中时，以为家是一张不需要多大但可以一个人让自己瘦弱的身子得以奢侈伸展的床，是一件不再捉襟见肘的粗布衣裳；读高中时，以为家是每月最少不止2.5元的伙食费、外加一罐又咸又辣的鱼干。后来，出外读大学，以为家是缭绕在梦的周围那漫溢着古诗今韵的晨炊暮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以为家是摇船而来的阿娇，会一直围着可爱的小猪和孩子转的栏圈……可惜，这一切都只是“以为”而已。

如今，经历过漂泊，驻足过桥头，驿动过心，这才发现：原来，家其实就是爱与牵挂。如一张张票根，将它握在手心时，还觉得暖意非常；可丢进风里，却成了一串长长的思念。

又到年关。挈妇将雏，在异乡，守着

## 回家

□宋庆发

绚丽的孤寂，想念遥远的故园，这是一种怎样荒凉的幸福啊！想起先妣的厉言与锄头，随飒飒的秋风和妻女的彌留而去时的悲切；想起先考的善目与春联，慢慢随丰盈的春水印染成自己粗粝文字时的痛楚；想起闪电用暗绿而幽蓝点燃暮色忧郁的香烟，想起夜半时分长在白雪地上红红的爆竹花……听到小儿子在客厅唱歌，声音稚嫩，像早晨水乡的雾，忽隐忽现。

或许是某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年近八旬的大哥、年逾花甲的二哥，在开满腊梅的庭院，一边劈柴，一边唠嗑；或许是某个明媚的早晨，远在异乡的小妹，站在那幢小木楼上，凭栏看别人提着大包小包走在回乡的路上；或许是某个寂静之夜，情窦初开的侄孙女悄然走过窗前，隐约瞥见一个读着《诗经》的书生的剪影……或许，一片越过高冈的云朵、一滴轻吻草尖的露珠、一场润绿麦苗的斜雨、一夜染白大地的薄雪，都是一滴水或一条河流的蹒跚回乡；或许，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故乡，任何东西都有灵魂，任何东西都渴望让灵魂走在回乡的路上，一滴水、一粒尘，甚至一缕清风或者一声鸟鸣。

岁末在即，抬起脚，朝着那个叫家的方向，走去……

# “有书则灵”

□周实

话：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项确实不读书，但能成为刘项的，古往今来这世上，你说又有几个人？

说这些当然不是认为《书屋》刊名不好。《书屋》，意思是“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是“思索者的精神领地”，这是我们标在《书屋》扉页上的两句话。

《书屋》的封底印有永远的八个字：“屋不在大，有书则灵。”这话大家都知道是演化于《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在鼓励大家读书。这心自然也是好的，态度也是积极的、进取的。不过，有了书，是否就灵了，也难说。